先天集

先天集卷五

律詩七言

仲春初五日報謁

玉磬蒲團出定音謁酬與世費浮沉徑松祭漢周官
肅塢竹藏雲商易深暮色溪山皆有道春風花草本
無心年來年來頭成白斗酒樓前明月斟

多謝

多謝東皇着意晴海棠勻趁笑相迎園林富貴何千
萬花柳功勳已十成曉雨有情於芍藥春風無處不
流鶯扁舟水長一篙許茶竈筆床聊意行

早起

早起輕寒尚裌衣飯餘春雨滿行舫春波綠處春草碧曉露濃時曉日晞桃李年年春富貴桑麻事事道精微詩情不在火爐畔風雪灞橋烟景歸

厭厭

厭厭夜飲忘更深客不來辭主有情僮僕觸屏成蝶夢姬妾壓笛作蟬聲月如有待行行慢風不生嗔細細清萍散人生何可料嬋娟千里共交盟

項似道眉子硯

集賢得予同年湯東澗所贊眉子石輒贈梧

岡命許某賦之得一首

新安硯石舊多奇硯入黃扉得所歸呵水浮雲尤物視傳衣半夜偉人知坡仙爲欠十眉詠李及何妨一硯持堪笑泉田老居士無端渾沌盡新眉

憶胡同年

同年情誼弟兄侔姓不同兮馬范儔吾榜得人今古盛使君與我腹心投斜陽遮斷離愁路野渡撐開别恨舟水調聲中多少事暮烟林壑月明樓

賦廷玉菊存堂

祖菊園翁孫菊存君家菊譜傲蘭孫天隨天問非他

族秋意秋懷自一門白送遶籬從谷谷黃飄流地彼
村村花應自賀三生遇親見淵明無此孫

賦吳廷圭賀西亭

竹西歌吹古楊州分與延陵第一流直節雪霜霜曉
檻虛心風月月明樓東南直道輝青史朔北虛懷動
王旒立盡斜陽更新月纏腰騎鶴此君游

題德新堂

同年吾憶鄭盤翁獨向盤銘緊用工似玉躬行勤淬
礪如碁世事極磨礲初年晚節渾無斁昨日今朝便
不同遺子貽孫新未已盤銘須信有奇功

起來

起來霜月冷颼颼清興催人不自由萬戶千門胡蝶夢五更三點黑貂裘旦公待旦霜如雪時夜如時月似鉤明日人來問寄字一天霜月倚西樓

露

輕烟薄霧結淒迷顆顆勻圓訝許齊無雨無風聞葉響如珠如粟壓花低飛來蓮葉仙猶濕吟過林稍蟬不饑散洒劉郎金露掌不垣不戶總京低

臨川

臨川攝守得仁侯閔兩精誠貫顯幽五日不將京兆

看豐年惟切杜陵憂先欣霢霂滋青稻佇見滂沱漲碧流物外閑人歡喜處炎天亭受一亭秋

送孫山長謁皮叅政　龍榮

授鉞天教錦故鄉公心泉石不exclude常沙堤正自恐不免野渡安能久退藏羡予白劉從緑野顧予雞犬愧旌陽衮衣會趁春風入野服猶堪謁道傍

代弟二首

少年卜式謾輸邊畢竟鄉人合薦賢紇忘寢食浮名過眼謝騰騫聖恩雨露榮親日春酒光風介壽天世事到頭都是夢青衫贏得畫圖傳

渭陽夢斷幾經年幸甚東床再有緣躍鯉庭中看鑄
嶋乘龍門外待揚鞭墓碑不載韓翺字文集應傳李
漢編愁滿重慈鬢邊雪夜來風雨暗前川

挽張丞泳

異時兩舉遂登科人謂功名當若何三十餘年空屈
曲七咨脫選竟蹉跎爲丞再出簿尉下斯世渾如夢
覺過同里同年老御史諒難如此不悲歌

送周徽州赴建州

作牧文公父母州考亭今又借邦侯來莫建山同仰
止去思歙水共長流貢茗莫淹千里守和羹須是百

花頭暇日摩挲宁壁記昔梁叔子後身周

次周尚書八首

卜隱偏宜大好州州浮雲夢不到王侯細評月露蒼山峙靜止花闌綠水流泉　簑無雨可淋頭西江賓幕相須久麤得閑吟謁道周

温州今似古青州温飽能輕百戶侯沃力泉源那擇地歲寒砥柱屹中流要知蟬　三公府便是黃扉四狀頭萬事世間唐上爾辦將勲業到伊周

公與梅溪生共州一編默受似留侯氷霜歲晚仝清節涇渭胸中肯混流皎日當空裁寫角支天一柱屬

龍頭時清侭可巢由我身健猶看師宰周
曾共芙蓉下視州舊衝仍是醉鄉侯半山相偀歸投
老若水公兮急退流世事毎觀强努力人生何似大
刀頭摛文儘自染燕許閑夢何妨我蝶周
老氣軒昂蓋四州文場真將屬條侯君扶黃道青如
許我住花屏翠欲流禁路促歸一夔足詞場飛跨六
鰲頭隱箕山上泉瓢許歌大江東羽扇周
后山着意送荆州相伴兒童餞細侯風月夜深獨先
覺乾坤秋老不同流江闊凱悌地聯脉關陝規恢天
盡頭聞說齊𦡆婦唾手世如用孔作東周

詩律無寒　鄴州家風洗耳　侯　傳以酒爲真
印萬法惟梅不共流幸免五經嘲笥腹可無百尺進
竿頭從來此道飄零甚戎索惟憑疆以周
平原平等視青州不佛不仙仍不侯滿樹絲蘿天富
貴半牕水墨月風流皆云臨濟具雙眼且放東坡出
一頭劈畫尚能千百歲須臾一笑跨商周

排律五言

暮春聯句九首

清廟朱絃瑟焦年素絨風釣竿漁艇小園徑李蹊通
白酒渾忘送皇天似不公風簷開秀色雪嶺現酥胷

王化殊無外聖賢時復中人稱君子子卿自寄翁翁
從喚酒經癖耶紓花史忠前知安用卜定見不訪訌
橘僕使令熟竹君家計豐六年無不可三語將無同
椰子慣乞巧韓公不送窮（俗只爲士大夫道介乞字慣）
畏愛盾衰日清和夷惠風仁何如管仲恩罔極王通
王必三徵謹天爲一大公五行應過眼萬字佛頭胸
治國運掌上經書滿腹中邊欄心尚壯引鏡鬢皤翁
錫屈天生德教咸黃覧忠齊夷靡瞻騁内外詛萬訌
一酌泉流濁四知囊匱豐詠觴耶暢叙羨水辨和同
不當陳三價難逃黃九窮

祥雲仍瑞日霽月更光風釭夜書舡滿鷄林詩賈通
十行寬四海一國詠三公經史遮眵目古今澆渴胸
太玄難準易皇極辯非中清夜談玄處盛時無極翁
乾坤涵興學日月照孤忠自信區區者遥怜處處訌
天無厭周德年侯克商豐群后集班瑞宗人宅受同
太平無以報真意渺何窮
沃心裨帝學古道暢皇風天下真無敵君前置一通
將摛龍尾硯去作魚頭公筆底瀾飜舌談間磊瑰胸
通明雲殿上清切玉堂中發軔同安薄深衣獨樂翁
孝經題幼志治鑑見精忠元祐龍蛇雜開禧蟊賊訌

隆冬老儒立奸黨一碑豐三晉春秋在千年綱目同
長天焰孤憤清夜好研窮
我似濂溪拙人唯凝式風天連千障台水可四瀆通
我友二三子他年十八公逍遙吟弄趣洒落霽光胸
傲睨芸香裹醉眠花影中文章解遷史詩律更涪翁
與酒交逾密爲花謀必忠鶴琴清夜警鶯燕暮春訌
氷釋契杜預露晞詢輩豐幾能知至至學貴不同同
山水清音有園林勝事窮
徐字不晋帖琵詩無國風山谷誦東坡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十五國風無楚詩蓋外之也天邊長劍倚花外小車通不肯

吏文叔誰能書子公二三豪俊出數萬甲兵胸𫛷暗
琴三疊梅殘酒一中羨君屠龍技笑我祝雞翁擊甕
浮兒志編橋度蟻忠行春奉寬詔佩犢弭兵訌天潤
吟邊遠月明詩檐豐秋光宦情薄鳶鶴嘯聲同清澗
耳堪洗深山目更窮
寸心元有雨八面更當風精衛海能涸杜鵑天可通
君臣知有義褒貶豈無公一展霹靂手九吞雲夢胸
狂瀾障川外砥柱橫流中曷不身伊尹空教口晦翁
主憂臣不辱世亂孰爲忠白日青天共潢池渤海訌
居家移官理憂國願年豐今古心符節乾坤理勘同

普能知道大院不慮途窮
爕調能十兩具訓徵三風希聖如顔子何時笑叔通
明經徒爲利職史不能公落落經綸腹悠悠錦繡胸
茶烟禪榻上花蓝酒盃中皇覽方佳少青衫已秃翁
凄凉語棐話寂寞教咸忠青嶂鶴仙迈白楊鵶夜訌
庭前雙桂樹堂上六經豐皇帝春秋盛車書夷夏同
移忠耶士諾獨善未妨窮
賀公雅呉語文靖詠唐風我自儒多誤心慙佛六通
將馬用彼相不肯爲渠公明月夜淸目晴雲曉盪胸
馬更騎東下騮更入花中無慮殊難老有頭能自翁

徜徉生計拙瀟散自謀忠白酒盃中滿紅塵門外訌

漢輪謾牧叟魯質不周豐自詭水堅渡如新火浣同

青山青末了綠水綠無窮

詩雜體

途中賡禁體雪韻

野店衝寒出曉芭渾如踏月過溪沙五㸃先具詹頭

蕋六博爭雄屐齒花抓白裘成天不管玉清境淨地

無瑕素光自是漁人物披得一簑來酒家

十二辰

饑鼠簷行驕捷疾蝸牛角立爭奇崛似聞猛虎今陸

游從以卧兎未飄懸先生龍卧未風雲春蚓秋蛇供醉筆蕭蕭馬鳴旆悠悠牧民如羊良率易人言唐士愧二猴漢使碧鷄真浪出屠狗師還戒勿用驅猪試問問王猕

題淸足堂 轆轤格

秀翁今又以光名牕外琅玕不欠淸十八公松曾入夢兩三竿竹豈無情紅塵不近春風瑟翠色能添夜雪燈我欲釣竿簑笠去斷分烟雨子還能

次韻曉行 進退格

主人別客屢挑燈客喜乘凉月下行暗露濕螢仍濕

草曉風殘月更殘更柔情燕燕椒房夜雅韻鶯鶯桂
魄晶朝往長沙成夜醉宵征肅肅醉翁亭

用名世弟韻進退格

大圭白璧男兒事小酌青燈兄弟情倚閣烟雲生別
浦高林風月滿踈櫺人生功業何損益外物本心須
重輕志節始終非易事退之猶自怵天刑

悶來首尾吟

悶來時暫作兒嬉沽酒溪邊就買魚鷗鳥水雲天一
色梅花雪月地三奇水西何況景尤絕雪後憑知畫
不如安得扁舟更蓑笠悶來時暫作兒嬉

次韻程說和首尾吟

燈花昨夜爲誰開誰笑泉田處士來不染一塵宜寶界長如三月似天台頻揺塵尾頻揮翰每看蟾輪每舉盃和氣滿堂春拍拍燈花昨夜爲誰開

先天集卷六

絶句五言

贈朱野拙

官様何如野謀生拙最宜君門標野拙篆刻大精奇

絶句七言

千年

千年光景東西漢一把春風大小喬坐嘯行吟芳草碧杜鵑時節兩瀟瀟

黄菊

黄菊飄零滿地金詩人枉用一生心木犀滿地金英

落消得詩人曉夕吟

次韻胡同年女

呉猛幽閨毓彩鸞飛瓊相約下人寰老翁年復皃時貌乞我靈丹駐玉顔

人間

人間瀟洒柳塘仙三遣詩來各四篇安得左鰲右杯酒與君爛醉柳塘邉

次韻馬樞密二首

卧聽急雨半篙深曉展芭蕉數尺心携手方山行樂處滿林松竹翠陰陰

年來閉戶學崇深邂逅論文悅我心濁酒一盃茶一椀坐看日影轉桐陰

入邑道中　三首

苒苒歲除佳樹少行行高處烈風多世間無若歸田好其奈吾生未老何

鼎立三才名曰人分明宇宙爲經綸不應雪雲風饕後便作岩棲谷隱身

天涵地育王公旦德備才全范仲淹萬世直教懸日月肯如秋雨謾纖纖

有感　二首

晴明佳思吟難盡雨雪愁寒撥不開天地中間許多事不應暑往不寒來

日忽出天將有雪雨將降地忽無風陰陽二氣循環耳靜入儒生一咲中

賀滕推入郡奉祀

谿齋之後未多年有子親曾聞性天助祭此行春滿眼沙明草暖白鷗眠

途間伍

乍雨乍晴寒食候半花半蕊山礬香老農甚喜天意好日暖今年不凍秧

車中

路平正好坐車中時有禽聲山翠濃憑軾斜睇看法帖開簾正面受春風

白雪

白雪家家拆蚕箔清風行行入秧苗半開猶惹花情遂久雨初晴禽語驕

槐影

槐影本來惟戴日蟬聲固自未知秋斜陽薄雨牟歸徑冷月橫星人倚樓

吟蛩

吟蛩不管興亡事舞蝶邪分夢覺身別浦連墻歸遠客高山小徑過樵人

朗湖道中因見二事信筆二首

屋下種花簷露滿牕前疊石岫雲生春風不解分疆界本自無心却有情

鳥雀逢鸇皆億鳳鸕鷀遇獺等求魚秋風雪散天無極清曉冥冥鴻影孤

贈碧鑑相士蒲田林行可

君如碧鑑照英雄我鏡清寒印太空請向文昌橋上看碧天提出碧流中

贈談命韓東野

時來風送滕王閣運去雷轟薦福碑莫道去年曾笑了從知禍福逐年移

春日

夜兩晝晴花世界晚風朝露柳精神花花柳柳春何限安樂窩中第一人

與鄭婺源

淒凉客舍岸維舟明月清風古渡頭飛鴈不來雲欲暮碧英一樹十分秋

賀楊司戶庭玉

楊關酒盡不成聲楊栁烟中一棹輕日暮碧雲烟水
濶梅花難寄此時情

新安道中

白水黃山天一青雪梨金栁眼雙明要知來日清明
日請聽鵾鳴第一聲

無山

無山平野雲天濶有月髙樓烟水微渇睡車中鶯一
囀愁吟路上蝶雙飛

望中

望中惟有山平遠山外更連天沉寥好着箇亭僧烟

水夜涼明月舉杯邀

首夏

首夏清和如惠夷心情熈洽似唐虞竹梢巧送月到牖荷葉亂迎風入湖

用匀吴初隣

沆瀣崑崙未曉霞霞邉何處着瑶花初隣扁字光穿室花外何時我小車

題婺源齋庁

濃淡烟雲山展畫淺深篙櫓水挼藍扁舟我欲春風裏魚鳥依然舊所諳

次匀胡梅瀧

對梅花每恨匆匆竟日望斷胡梅瀧欲往從之秋水隔參橫月落蓼渠儂蓼渠處處曉星殘秋水盈盈隔曉山山外梅瀧應秋水一泓秋月夜將闌

月庵

羽人蕭散月庵深問月青天無古今但放虛庵如月樣更教月住在庵心廣寒只欠栽梅樹寄傲何須傍桂林君尚有庵我無有不遮明月半邊陰

贈寫梅僧處能

月明牕上老梅癯我有天然水墨圖笑殺無文癡老子氷綃影裏覓林逋

荅雲甫程文

一川風月有餘地萬頃烟波無盡天蝶夢笑渠飛綠樹鷗盟了我釣魚船

風將楊栁綠鋪地月畫蒲萄架在池却扇清風嫩凉夜携筇明月共歸時

贈竹溪

子厚有溪渾未竹㢘之有竹不能溪試問竹溪何所

似風流六逸共標題

贈張相士

我生丙子自盤空愛主憂時水注東願子相人無軟語莫教人喚窮翁翁

贈梅隱術士張尉

梅仙亦向市門隱君去市門翻隱梅貴賤窮通春夢覺狐山依舊水邊開

雪後

青山露出本來面白雪消融清淨身松樹也知修養法白頭翁作少年人

萬木未春先玉蕊千峯非浪亦銀山雪融畢竟無蹤
跡依舊梅花耐歲寒
雪瀏瀏時逢曉日水粼粼處識春風天公留取峯頭
雪與作人間別樣春
送高安辛聖祥謁後林
論相何如只論心無心無相更難尋清風獨卧羲皇
上床下明朝拜後林
送徐君何
英雄捧詔出樊籠抖擻征衣趁曉風一笑相逢儀舌
在明朝秋意滿芙蓉

簫鼓

簫鼓元宵氣象豪拗晴天意亦風騷怕渠牕外梅花落永夜吟聲不敢高

雲護

雲護輕陰桃郷初太平無象酒邊垆上元晴景樓臺曉一樹梅花並雪子

月明

月明如晝好元宵歌管樓臺景色饒鶴舞琴聲相應荅梅花清福共誰消

咸淳五年天下都散漢許月卿飲無筭醉後吟

詩秉筆達旦

達旦吟詩達旦飲半生信直半生貧睡魔猶侮汪梅叟何况悠悠俗累人

此行

此行得得不虛行兩豸雌雄聚德星憂國愛君吾輩事囑君當局喚惺惺

樂天

樂天歌裏商人婦子美詩中黃四娘莫向癡人前說夢世間萬事海茫茫

風起

風起成文天氣好水清如鏡地如鐘師門名節千
載直與湖山共不窮

覯呉廷玉五雲歌書其後而歸之

鈞天九奏玉皇歸閶阖神馳重嘆吁勸子癡人前莫
說怕渠來討費分疏

旅獒畐

戒獒式燕紫陽詩展畫如觀作訓時我道非唐無此
筆宋人那解析豪釐

次匀用學禮

韋泉姓字馥於梅宅相相逢亦妙哉見說韋泉詩刻

梓楽分一本洗塵埃
楚然詩句慰空虛拭目科名看到渠了却科名詩未
晚殷勤把上一編書
訪渭陽
舅待甥如待大賓玳筵致語厚詞人玉堂金馬和風
月應有佳篇繼後塵
題劉後村所跋楊朴移居畐
曾對君王已放還何須當道把漁竿使軺將宿人將
避拗折漁竿題入山
呈翁司理名方子擢婺邑

桃李春風山谷酒河陽桃李更春風風流建水翁承贇樽酒論文千載同

跋東坡墨跡

海外歸來衰鬢皤浩然之氣筆嵯峨富貴不淫貧賤樂萬年千載一東坡

二芝蘭

一年三季熇煌煌幽谷無風花自香香水風聲千鶴唳佳兒未數謝家郎

即事

桑柘行行秋又夕芭蕉葉葉雨和風古今陵谷休回

首洗眼師門桂影濃

九江

滿目山川賢否異對床風雨弟兄同九江莫作淮西看記得九江元是東

寄張立道

故人華職又爲州當日商量今不謀捷徑終南共慙愧今人莫遣後人羞

休休

休休何侶禹行水往往渾如宋揠苗看到五行精妙處月明溪上竹蕭蕭

茶蘼

玉質清絹愛道裝不嫌春暮越芬芳宋風
蘼空使微材恨海棠

默齋壁間竹鶴

琅玕璧上林稍接彷彿胎仙舞雪翎欲識主人齋扁
意此君相對不容聲

星學

星學精微蔣逸堂瀟溪一賦見行藏樓高照眼銀溪
水萬籟無聲月印窓

先天集卷六終

先天集卷七

記

天多許記

仰面長嘯天何多馬子才語也吾家西塾面烘窓陽不能以暑秋八月戊申闢之敞其前己酉稱畚挶膺菑蠹平土塗程板幹繩墻以屏以址以剔以術以迪以滌以甓隙地遂可容客客咸規予築臺樹桂其處予曰樹桂成陰如天少何孰若與客舉觴仰嘯共此空濶之天也先是甕牖橫陳驕暑顓制涼颸踵焉謝不領謁曲牖衡從自相枘鑿岔驇所都日月如仇不

一二晨宇宙頓豁天無疆界地受約束清飇皓魄結騎皆来閑宵意在衆籟銷聲河漢不波天容正清臺符華甚雲物萬狀勵奇納巧經星緯宿告歸揩授毛骨盡仙下臨廣寒多哉此天予取予求不我靳惜一何幸也客喜而歌得未曾有予曰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昔吾與退之同病斫郄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今吾與子美同喜取子才氏語之曰天多客以為何如雖然天在山中象吾心也前言往行識貴乎多多貴乎畜吾兒二三子學焉於西塾畜之先於多乎約禮之先於博文乎誠身之先於明善乎性無內外學

有後先識多則天多進乎子才多矣他日此屋有請曰請毋氏我以子才氏淳祐十有一年許月卿記

友仁先生壙記

許氏姜姓也先君諱大寧字寧之徽州婺源許昌人故簽書樞密院事鶴山先生魏文靖公嘗友其仁曰天下仁人也以小篆扁其堂曰友仁對客稱爲友仁先生曾祖考諱良故尚書工部侍郎秀巖先生李公題墓道云有宋善士祖考諱安國叅知政事鳳山先生李公署以淡軒居士墓道考諱琳故左丞相克齋先生游靖獻公以長者書墓道之額先生生而秀頴

孝友異常兒左右就養四親異之十年哭淡軒誠哀如成人執喪如成人厥九年喪長者於是大母張母胡兩世隻景癯於雙鶴先生哀盡然有以得兩母心生其死骨二皃曰吾有弟矣張夫人殁十有五年而胡夫人即世先生哭之若喪長者而哀曰余為童子時筆墨洗空畦徑諸老先生摩其頂曰希有希有朝廷方以進士科級人余傲兀其間歸而讀有司所可者皆余始所爲後改之者也又三年率如是轉教人意懶矣胡母欲進士余余如泉石何今吾終不復有母又奚暇進士哉蓋自是不應書先生和平温厚視

人猶己過人不欲人譽己濟人不欲人德己性於天
世於家然其用力於求仁深矣故當理而無私全體
而能惻隱見有藴年耆先生爲之誦西銘曰謁糴者
豈獲已哉挾金不多人往往厭其煩餓者由是衆必
多金然後得糴得糴者滋寡殍死者山積安乎先生
手權衡背汗滂若無秋毫厭斁意糴未徧家人云食
終不食曰一人糴其家待而食者且十人餓吾一人
而食之胡不可人私其私以隣爲壑先生不間遠近
一之以西銘歲㲉戶若干口人予之粟戶戶春風而
族姻濃焉曰糴者西銘理一也予者西銘分殊也藥

其病棺衾其死泉幣其窮無告者不必族姻然不幸麗桁楊即衣纊之遂徑闢之石之川不梁造舟而梁之衣冠佩玉不動聲容而悍者神伏狡者心化有不善萌馬畏先生知不敢為者甚多訟不即有司而之先生之廬得片言皆失其所以爭而去常曰松栢之下其草不殖為富不仁者未嘗學問耳故先生之鄉貧富皆得所安急人之急雖犯大寒暑當大患難得疾疢致空之為世非笑了不顧二昆既逝恤孤扶危有人所甚難者盖先生一身即西銘也哭從兄端之詩云幾年書案共囊螢豈料于今隔死生回首鶺鴒

原上路雲愁煙慘不勝情是時纔十有三齡云平生
祭必敬祭已必哀事尊者必盡禮遇少賤必降屈共
利必薄取共患必先赴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憂
人之憂樂人之樂出於至誠人爲感動犯之不校淆
之不濁性有常度終身如一日家傳紫陽夫子之學
本身證民坦然明白易知易行學者問疑刃解輻輳
見其進則喜如已子異時塲屋人人自秘先生昌言
之閳而用其言輙得售司文衡者所擊節處盖先生
語病中讀韓退之文杜子美蘇子瞻詩終身不遺忘
曰吾病未嘗無所得用是先生詩文似韓杜蘇晚讀

黄魯直詩而說之故暮年詩體一變月卿初能言抱而教之曰叚秀實笏擊朱泚顔杲卿面折祿山簡册有光精爽如在惟爾英烈追配古人此高宗皇帝追賁李若水辭也小子識之淳祐四年月卿卒賜對因憂勤逸樂之問極陳時宰以逸樂二字爲竊權之本考官懼第爲五甲有旨陞第四先生喜曰真吾子也月卿西仕危邊人笑其左先生曰吾教之耳好賓客無日不投轄築群書樓愛蓮閣一觴一咏至者忘歸客方貴盛禮不爲加其落陷阱悉力拯之不倦仁之義仁之勇如此夫盤錯游刃而沈靜如愚使用於世

才德之傑也生於紹熈四年十一月廿日癸未殁于淳祐九年七月七日丙子得年僅五十有七神明不亂笑語而終知與不知皆爲流涕更相唁曰世復有仁人如是乎先是欲以少牢享神祠乃𣪠不享不肉食者不知其幾家或曰仁者壽夫子欺予哉或曰愚竊聞之矣歲戊申久不雨民無生意先生齋宿籲帝願减齡以救天下其詞良痛明日雨明年先生殁若先生真能行朱文公之學者世之誇口耳曰吾學道德性命遇事輒趨利秦越視人世道日降有由哉聞先生之風庶其有瘳乎此其壽蓋與天壤矣仲尼不

我欺也有雙桂堂藁若干卷減齡詞無藁先生爲善不蘄人知類如此其誦言曰陰德如耳鳴人知之者豈陰德耶彼沾沾自表露者相去蓋九牛毛不翅矣娶李氏子男月卿承直郎前差充淮南西路安撫司准備差遣協卿後仲氏日卿時卿業進士女適俞有大張沂季未行嫁孫男允茂允勳允莊允英允芳允𡘋孫女五人十有二年十一月有一日甲辰𡌿圯珠潭之上孤月卿泣血記

題跋

書楚辭後

虗以待之兮無為之先文公集註謂虗以待之於無爲之先恐兩之字當作一樣看虗以待事於無為之先無為事先也無爲之先猶言勿爲事始事來然後應之不先以事累吾心也恐屈原本意如此

淑離不淫註淑善也離如離立言孤特也按離立出戴記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則離爲兩人相麗明矣屈原本意恐謂麗者易淫惟矯麗而不淫此其所以爲善麗也離當訓麗恐不當引離立若引離立　則離坐豈亦孤特乎

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韓陽湯都亳文王都豐武

王都鎬身都卿相之類都皆訓居兮訓爲大可謂文王大豐武王大鎬身大卿相乎建邦設都豈可謂建邦設大乎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集註降叶乎攻反能叶奴代反按此六句一韻也文公以爲三韻恐非是庸與降叶如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子之丯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之類是也江與庸叶則降豈不可與庸叶乎蓋四

聲通同也庸與名叶如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之類是也名與均叶如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之類是也能與佩叶如畜於財親賢而任能此成王冠祝詞也之類是也財與能叶則佩豈不可與能叶乎盖四聲通同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盖思亦與財叶也觀于詩可見

哀民生之多艱終不察夫民心民人也原自謂也集註以為衆人恐非是但味語脉則可知矣古者民與人通騷經一篇此類甚衆如民生各有所樂集註以

有

為人生相觀民之計極集註以為人事民好惡其不同集註以為人性民之訓人集註既有明證哀民生之多艱終不察夫民心此二民字亦當訓人蓋原自人也

瞻前而顧後集註瞻臨視也顧還視也恐當云瞻仰視也凡後之於前下之於上則言瞻臨者以上臨下也恐非詩靡瞻匪父民具爾瞻魯邦所詹瞻仰昊天論語瞻之在前等意

歷古日乎吾將行集註歷遍數而實選也恐此歷字只是治歷明時之歷不當作經歷字解蓋古者只有

此一歷字經歷用此歷字治歷明時亦用此歷字後世以經歷爲歷歷象爲曆乃後世創立此字以別于經歷耳如堯典曆象亦後世所改

跋許氏世譜後

右吾許氏世譜王荆公所記也某聞歐文公曝書偶見此忘其荆公所爲讀之乃審甚嘆美之某亦以爲史遷筆法焉暇日因校以諸書稍正傳寫之謬并語諸子弟曰吾氏自神農以姜姓非昉乎伯夷文公之言殆有當攷者若忠孝以世其家某輩尚自力哉淳祐辛丑重九日月卿謹書

先天集卷七終

先天集卷八

書

上程丞相元鳳書

昨告矩堂先生曰上之相凡十有三其四公者已確乎不泯滅文靖三清獻是已歲月馳驅事功掣肘清義如鏡信史無蹊月卿區區蒭蕘豈有他哉願王成佛爲錦添花使百世之下論吾皇賢宰相以公爲第一人文靖三清獻居然下風月卿亦與有榮焉夫矩堂三士畜我我猶國士報之况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乎故月卿所言於矩堂者有七於先生者有三

一曰服人心矩堂之未相也力排冰山敝屣瑣闥矍鑠請行蜀相泚額相業已基于此矣逮夫蚌鷸相持螳蟬在後沙堤新築薄海共瞻曰大學中庸之道將行天下乎夫何丞相爲承受之謠無能改季氏之舊端明作尚書之笑不能揜天下之目昔日如蒼生何今日如安石何人望頓輕明主增喟懵董之號道傍揶揄大學中庸至是掃地矣司馬文正之相也遮道者如堵墻縱觀者升屋極遮人共相戒曰中國相司馬矣何以得此於人哉月卿謂訥齋行且相矣願以一人心爲第一義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人心最易以理感最難以勢屈翰林學士趙汝騰雅有物望端明殿學士趙希聖抑又次焉自汝騰以夫之並召希聖以夫之並除而矩堂爲海内所輕夫端明班文昌下固也胡不曰依舊端明殿學士某某部尚書則妥議何從而生乎張文潛論韓退之可覆視也矩堂語人曰端明作尚書非某之罪某固嘗争之上其如計不行言不聽哉以夫君子人也然與汝騰不相樂出命如此不足以得二賢適足以致兩失招虞人以旌是又一鶺鴒也訥齋而相顧從容上前希聖汝騰御

筆並除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並日供職則既無老子韓非同傳之疑又有伯夷太公居周之喜汝騰既至踰以子方潞公之事釋賈復寇恂之憾然後以命汝騰者命以夫則汲直在朝淮南寢謀衆賢和朝萬物和野天下將翕然曰訥齋真宰相矣髙不忘有直聲嘗擢柱下史矣今以大司農召戚謙之權侍郎矣今日太常不是卿汝其來魏求已正郎矣今日汝為廷尉丞王伯晦固曰居憂楊元極章于美乃得待次州郡何用賢如轉石耶舉錯如是安得不至於失人望哉先生其鑒于兹二曰克已私趙與訔

餉師重咨科降脫漏泉粟可罪也何至怒之如是人曰與言得君不能解丞相之嗔他日可知矣明道先生曰四凶之去四凶自取之舜何嘗怒今所過不能化所存不能神他事稱是難以枚舉是平日讀文公四書殊無受用處也鄭毅齋守建明主所以待侍臣也因其免牘遂有別與州郡之命奪以昇素所厚之人此豈文公四書哉毅齋在後省前論今爲後論新爲皆正論也坐之廟堂不激不隨如太山喬岳雖不見其運動而功利可以及物今爲正人必不以一已廢法必不以舊怨廢賢別與州郡之命天下後世有

一議矩堂矣宰相如推車如操舟一有偏倚覆敗隨之已私可徇也如宗社何高斯得曰下供司農卿職事不許歸安吉州此何等指揮耶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一時罵辱不足言書之於史萬世謂何先生其鑒于茲三曰遠佞人有言責者曰陳淳祖由王憲叔而進憲叔由義民而進淳祖士大夫也憲叔胥也義民幹辦府也淳祖宜提轄左藏庫明主既俞之矣相君斥憲叔不許入私第其吏于省中猶故也義民首惡佚罰何耶世有諧語謂一士大夫雅憎三者胥倡憎也已而官達乃改其平生

友以為言應之曰二三族者是善事我不見其可憎殊覺子可憎耳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甚矣佞人之難遠也呂惠卿楊畏猶不可用矧蘇師旦周筠乎先生其鑒于茲是三者所以告訥齋也而所以告矩堂之七者訥齋能用之則不龜手之藥或以所封謂賢宰相第一人不在矩堂而在訥齋也訥齋而相月卿所欲言又有大于此者蓋初相第一義也量而後入信而後諫月卿有待焉古今稱賢相者必曰集思慮也廣忠益也蓋聰明或有所遺幾微失於俄頃聖賢之能多農馬之智專故也月卿毋觀士大夫告上及廟有

堂皆用策套作舉子口中語先生耻之月卿亦耻之

答吳丞相潛書

鈞慈天如五雲冉冉自天而下興懷錫類許賜韓銘二親有靈當瞑目于九京矣月卿嘗謂銘墓非古也自東漢以來始有之前此所未有也然孝子慈孫之心舍是將何所托故夫子有取焉蔡伯喈銘墓之誚不能免於劉乂之狂考亭無人西山死白鶴去爲天上星當今之世舍履翁其誰人子於其親苟有以榮之則一死可見之於地下先生亦人子也推已及人無忠做恕不成伏惟先生念之猶有鬼神其寧無感

月卿入耳誓以死報

與鄧宰書

月卿婺源一逢掖也於中朝縉紳間聞江西鄧夫子為當代偉人恨亡從下東野之拜不自意大君子不鄙夷敝邑而長治之謂必有趨走下風之便顧以流落邊頭不得以民事令尹誦一代不數人之詩惟增陳無已之恨而已月卿比試江東偶預薦名念欲辦儷語致教育之謝屬自東閣書院來臨安一節征塵無由申貢家書來獲知賢令尹作成有加奕奕專緘特賜寵遺俾觀鹿平盛禮月卿既不獲廁迹其間則

又須以折俎禮意優厚自非好賢樂善崇尚風教有
古卓魯之遺風何以及此且審教條簡易誠意懇到
一念在民父老咸以為前此所未有月卿又為桑梓
之民舉首加額馬旌麾按視阡陌人人獲拜大夫之
賢重蒙畧去位貌曲賜温槃書來咸篆尚新也月卿
家世以依本分三字符淡軒長者施及諸父恪守家
法終歲無隻字到偃室二天之覆月卿不必私禱也
扶持弱植更為善類之宗主是祝月卿十一月初祗
為肄業計厭幾稍熟時事然桂玉倍價殊有昔人居
亦不易之譏勢須試後一歸省當躬造庭下以展屢

氓之敬退以弟子禮拜函丈爰質生平學問所疑尚
冀與進適有家僮便匆匆拜此未盡欲言切乞台照

雜著

志樂平朱氏榮緑堂

銀峯曾出兩言官專打忠良不打姦察院首彈司馬
相正言先論李隆山是其緑也祇所以爲辱也朱氏
番人不銀峯之慕而榮緑之慕吾有取焉仲舒魁也
孫弘亦魁也孰榮退之進士也子厚亦進士也孰榮
魏公相也荆公亦相也温公亦相也蔡京亦相也秦
檜亦相也孰榮三年而緑者五百人其也賢其也佞

其也回其也孝其也悖緑而辱者多矣緑不緑在天
榮不榮在我吾知勉其在我者而已在天者吾何知
焉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黄赤也黄也未有不自緑
始孫弘爲博士歸時子厚退自書府就東司馬門時
荆公未知制誥時蔡京能令公喜時秦檜未歸自北
方時緑而辱者尚少赤黄而辱者滋多然則如之何
而可孟子曰仁則榮仲舒榮漢退之榮唐魏公榮慶
曆温公榮元祐亦未有不自緑始朱君方將以緑榮
其親吾願朱君以仁榮其緑尚勉旃哉堂在饒之樂
平縣金山鄉鵠山里朱公芳之其墓爲屋若干楹

陳定宇曰山屋方二十一歲有此筆力可敬可敬

先天集卷八終

先天集卷九

經義

聖王制御常道如何

治外之道而律諸古儒者之意遠矣夫乍臣乍叛夷狄之常本不足爲中國輕重也自昔聖人之所以處之者恃吾有一定之規於其來則薄其懲於其去則固其守於其慕義則姑惟以禮羈縻之操縱闔闢其權在我曷嘗舍是以爲制御之道哉後世不知出此動有夷狄難制之憂而外求爲控御之術倚戰者威或至於黷恃守者備或至於踈而屈已以爲和者恩

又失於蓺在我者無常道往往隨時而爲之遷就不知古人制御之道不如是也此班孟堅之賛匈奴歷叙漢家制御之失深有感於聖王之常道也欲聖王制御常道如何請釋其說甚矣待夷狄之不可無常道也無常道而待夷狄則方其强也兾其不吾撓必屈體以狥其欲逮其弱也幸其不吾敵必窮兵以快其忿至其當敵情去來靡定之時則又玩歳愒日籍口於備守之一說上之朝思夕惟下之獻謀奏慮其所以爲控制駕御之策皆不出於斯三者而不知適所以爲自弊爾於國家乎何補然則夷狄不可得而

制御之乎吁天下之事惟常者可以應變彼雖變詐不勝而吾惟以常待之則其去也吾得以釋然無後日之虞而其來也亦不能以得志於我制御之規隱然素具卒之國勢尊安夷變消弭何莫非常道之功用哉其視夫用威者徒逞於干戈相尋之際守備者求詳於邊瑣謹固之閒和親者又不過金繒賂遺行李往來求之末後寧不大有閒耶吾以是知聖王以不制制之乃所以爲深制以不御御之乃所以爲深御歟昔周盛時大原薄伐盡境而還此來則禦之常也豈若後世禽獲獸獮犁庭掃穴之謂乎采薇遣戍

止衛中國此去則備之常也豈若後世戈朽鐵鈍老師費財之謂乎裔夷君長執其寶玉咸造以展覲禮館次處之國門之外此接之以禮之常也豈若後世啗之以子女玉帛要之以盟誓質約之謂乎乃知備禦綏懷之三者誠先生待夷狄一定之謀歷萬代而下不容易也柰何漢世則不然盖自高帝以來平城之衂未幾嫚書之辱繼至含垢忍耻亦既太甚傳至文帝雖知積粟務農守邊備塞然斥堠望烽火將吏披甲冑悠悠歲月其可久乎至於孝武一不勝其忿則命將出師震威沙漠若足以雪前人之耻而士馬

亡失海内虛耗竟何如哉逮夫淸渭之朝屈滕讋首奉珍來賀宜思何道以待之而宣帝君臣方且待以殊禮客而不臣是何待夷狄之乖如此耶故終漢之世其備禦綏懷之道胥失之矣宜乎孟堅有感於此其傳匈奴也既叙其約誓攻守之非宜而終則言來懲去備覊縻不絶爲聖王常道乃昔人之所常行而漢人終不復用寧不爲之深憾而重其思古之意歟雖然有苗逆命急於徂征可也而伯益贊禹乃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淮夷既平晏然弛備可也而吉甫作歌且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西旅献獒謂不必深

拒可也而名公作誥必曰明王謹德四夷咸賓不以區區夷狄強弱叛服爲輕重而每以脩德爲言先王之所謂常道者毋乃在此而不在彼欤使孟堅而果知此則推原古人待夷狄之道宜無大於此者矣何條析其言曾不出備禦綏懷之事而已哉劉珖所謂班固之言詳而未盡良有以歟此篇出宋論會省解之作也

啓

與曹巖州

趣裝曹叅已歌來暮受廛許子敢缺恭先具位既激西江以蘇涸轍之鱗盍運南溟以展垂天之翼可以

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時止時行莫之致而致莫之爲
而爲有義有命丹墀眷渥雄閣任隆親水地之侯仍
木天之閣以昔繡衣之霜凛爲今皂盖之春温惟花
屏山練帶水之奇遭焚林田竭澤漁之後欲田生意
必得貞廉彼貴戢之御囊帛匱金而已矣此名世之
士淵珠山玉如是哉歡迎西嶼之儒英快覩東嘉之
文献唐之壯郡今則瀕危守令牧民不損猶應言損
水旱仍歳有鬪竟不以鬪既無思溺猶已之心安得
遺利在民之意傳舍而又傳舍冨州那復冨州近因
三準一金銀之鬪殊覺十室九繭絲之苦折帛久例

忽增一千茶租鑿空騾盈五百他可以類推矣其何以堪此哉拯溺救焚帝遣慈祥之父母興滯補弊公行寬大之詔書民其瘳乎人所欲也因念歙縣之地實爲財利之薮近觀婺女之范公遠考盤洲之文惠凡而相業一自吾州典舉今年尚憶細侯之竹馬運籌他日却看諸葛之木牛駕熟路之輕車添新安之故事月卿三秋蕭葛千里嬋娟風際西淮交承托雲仍之久地寒東野覆庇竊天幸之多

賀朱尚書

新渥照乾坤清香森兵衛江西道院已喧來暮之歌

文昌尚書即拜名還之詔喜眞儒之用世多吾榜之得人前有昌黎後有魁峰可謂宜春之盛事入則周公出則方叔訏謨中夏之太平訪祖撫澤李泰伯之舊遊續黄潁川龔海濤之前傳廷臣傳至右者天子居然器之正此悽然忽聞郵報伊川之信息甚大欲郊迎而拜之夫子至邦政必聞不席煖而去矣幾若燕鴻之相避竟乘鳳凰之覩先去速來遲不肯於汝信屢於汝信宿也別多會少機會如此邂逅如此粲者何

賀蔡公杭

郎宿天移使星春至臨海之政不肯媚俗即欲掛冠提泉之命所以表廉便當攬轡方楮幣稱提之無策故禮樂馳驅之有光欲令地上之流泉莫若屏前之至水貪夫廉懦夫立百城應竦於氷清能者用智者謀九府必資之曉暢

賀厲制直

九陛踈榮八專進律齊小白晋重耳半分天子之旌旗唐學士漢將軍增重元戎之節鉞若稽宷考厥其尭文峻寶閣之行見海隅之丕用作霖雨燮理陰陽

賀余子新娶

九月授衣正之子于歸之候三星在戶協君子偕老之詩載錫之光云胡不喜其恭承天作之合文定厥祥俾立室家爰講九十其儀之盛聾爾士女行行則百斯男之基鳩關關在河之洲鳶噦噦于灘之里卜筮偕止琴瑟友之雖無嘉肴既有肥羜永爲好也共歌桃李之三追其吉兮猶喜摽梅之七

碑

婺源朱塘晦翁祠碑

孔子廟終漢世不出闕里婺源朱文公之闕里也上即位之十有八年始以公從祀孔子則天下皆得祀

功

況婺源乎二十有三年滕叔和以書來曰先君從游於朱塘之上証兄弟子姪既沿文公昨梦之語作晦翁亭又立祠其西為屋若干楹文公南鄉坐先父溪齋先生告院君季父蒙齋先生合肥君東西鄉以侑焉秋九月庚申告成將徹田聘士以掌扃鑰庶幾中丁之祀勿替引之謹伐石請書其事月卿發書嘆曰不亦善乎今佛老之宮神怪之祠布滿宇内而吾黨之儒先頌其詩讀其書顧不得朝夕望其儀刑以自振勵則茲舉也不亦善乎　嘗考之二滕公近聞於朱子者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人性無不善則

無不可爲堯舜者要不可以一鄉之善士爲足也嗚呼祠宇崇崇像設嚴嚴恍然當時師友之函丈也學者可以自勉矣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雖地之相遠世之相後如會一堂況世若此其未遠居若此其近哉雖然爲巳爲人界限之大者也漢唐之儒以聞道之難而學無本近世之儒以聞道之易而學無實竊道德性命之說以爲譁衆取寵之資俗日以益薄治日以益卑職此之故歟嘉定以来士大夫專以朱氏之學爲仕途捷徑二滕公當是時退然如未嘗升紫陽之堂者人

爲之莞而莫或顧也陵陽李文惠公持節江東旁收
朱門記錄問荅之語得之如護拱壁待其人以殊禮
溪齋獨不以徼利焉聞其風者鄙夫寬薄夫厚矣溪
齋諱璘字德粹蒙齋諱珙字德章壽不兄若也某既
善茲舉不敢以固陋辭遂書其事如左又爲迎饗送
神樂章以遺之其辭曰游子悲兮故鄉駕余行兮朱
塘山深兮水靜荷花澹兮自芳昔吾夢兮斯境羌一
笑兮倘徉宜爲亭兮水上以領畧兮風光去之兮幾
何季子兮肯堂亭既峙兮翼翼廟載作兮崇崇蕙報
烝兮蘭藉寒泉碧兮秋菊薦以奉兮以嘗以拜兮以

饗誰配之兮二滕儼師友兮弟兄超忽兮來八荒髣
髴兮紛語降若起兮吾思惠我兮光明對越兮屋漏
保之兮無疆扶宏綱兮勿之墜萬子孫兮餘慶

先天集卷九終

先天集卷十

奏疏

進大行皇帝挽詞疏畧

先帝策臣等曰文武始于憂勤終于逸樂臣對曰此詩序之言陛下平日之所信者朱熹熹之言曰逸樂之事自古小人竊人主之權則必以逸樂之說進樂不歸君則權不歸已也昏庸之主固易與也英明之主而小人將竊其權爲人主亦安肯拱手而授之權乎故必以逸樂之說進臣切惟逸樂二字宰相市權之具也是時史嵩之獨相考官惧置之末甲先帝特有

命陛一甲人謂徐灝之書乃八月朔旦臣之對五月
十七也實在徐灝之前既詺名人爭自明或有勸臣
亦自明者臣笑謝之

劾余玠子如孫疏畧

玠無義方死有遺辜乞斬如孫函首謝蜀其所盜財
以給軍士如此則朝廷不失政刑與大臣之子弟專
權亂政者必聳然知懼矣

贊

唐越國公追封英烈汪王像贊

天下鼎沸六州太平大明既昇版圖效靈生為忠臣

死爲名神此貞觀十八年之畫可以見唐衣冠之舊王容貌之真

行狀

李太安人行狀

夫人李氏諱淑英本貫徽州路婺源縣懐金鄉三溪里友仁先生許公之妻長者之婦淡軒翁之孫婦有宋善士之曾孫婦也生而慧敏早孤事母以孝聞既歸於我父事姑如事母事長姒如事其兄閨門雍睦人曰此一家之唐虞三代也服喪天至節春秋奉嘗齊如也掃松採蘋聲與泗俱友仁先生好賓客觴豆

靜嘉殊不聞刀匕聲先生好施予家比無宿儲夫人怡然雅嗜子朱子之書飲食以之每曰後世以鄭衛之音教女婦邦家安得昌乎供重幣以禮師儒遣其子從介軒先生子董子鶴山先生子魏子游月卿再爲舉首淳祐甲辰禮部正奏名第二族姻姆傅舉酒爲夫人壽酒酣夫人曰此兒初能言吾夫抱而教之曰叚秀實笏擊朱泚顔杲卿面折祿山簡册有光精爽如此惟爾英烈追配古人此高宗皇帝追賁李若水詞也小子識之今丞相專以君逸臣勞之說蝕聖主而竊之權吾兒幸而得對言天下所不敢言此吾

夫義方之教也五月丙辰月卿對集英殿因憂勤逸樂之問以逸樂市權爲對考官懼第爲五甲有旨陞第四夫人喜曰此眞吾子也月卿兩仕危邉夫人獨壯之有非笑者輒爲誦蘇文忠所道范孟博語先生没諸孤齿服四年夫人廪飢梁涉字人孤惸藥物𡂰纊生意行裕棺槨叢塜野無暴骸事事如先生在時謝丞相氏有不才子濁亂朝綱月卿攖其鋒失臨安府府學教授丞相兄天子録月卿忠員外置京師從事以寵嘉之夫人處得喪若一君子以爲難性勤謹自幼至老不衰諸孤圖所以佚其老而夫人逝矣室

祐三年乙卯十有二月乙酉也得年僅六十以五年
塟北珠源日月同逝之日月夫人㓜所讀書終身不
忘理家不嚴而肅居處進止有常度祁寒甚暑不變
也戒諸女遇妾媵必曰彼亦人女也其仁類如此治
凡絲枲袠裳之政倡以其躬無敢弗祗曾祖考知徽
妣汪氏祖考顒妣俞氏考季麒妣江氏子男月卿承
直郎特添差充兩浙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協卿後
其仲父日卿時卿女三人俞有大張沂汪汻壻也汻
奉議郎新通判臨安軍府應時之嗣子孫男允茂允
薰允壯允英允葵允蘭女八人先生之塟也大海闓

觀文殿大學士丞相金陵公欲銘之而未遑月卿謹狀夫人行乞銘於公執事謹狀寔祐丁巳五年十月日孤月卿狀

銘

校尉雲屋許公墓銘

咸淳癸酉九月五日居仲弟卒越三年乙亥將以十一月丙申甃於游衢之原其子允芳輩泣拜請曰伯父以文名家允子孫圖不朽其親者必屬以銘孤不天伯父以爲大戚惟窀穸之事有遠日伯父得不有以慰其死而恤其孤而賜之銘拜重泣余亦泣嗚呼

仲不可作矣尚忍言耶由江衡府君來世有潛德長者公重以仁厚培之朝奉公學行恢然見知魏文靖公累薦不起爲書二大字揭堂友仁人謂甚稱其德吾兄弟之生謂當大以肆賴天之靈流澤之光既玷一科登仕版仲資過人讀書一覽終身不忘文辭追古作者不止用取青紫徼利禄爲人寛厚能讓橫逆加之怡然未嘗嬰其心名公卿士造吾門見仲必改容為敬勸之仕不茍從一授辟進武校尉尉六合迓者至君澹若無味後竟謝不仕於物寡所嗜獨有愛馬癖惡駕在御馴若羊麢且騎且射風起鶻落又不

類其恂恂謹飭時治生知義利之辨歲歎鄉里賴君
以活小則平價甚則直以賑之皆曰真許長者孫也
此人人所知也至其事親懇懇生養盡歡死喪盡戚
顢天封股湯劑閒旬月不解帶有吾所不能者兄弟
族姓知之人或莫知也吾嘗評仲局量似衛玠循分
似馬少游賙急似李士謙風采癖好似王武子吾方
閉影泉田須群弟相羊朝夕以忘其老今也栖栖如
失群之鴈天長月苦鳴聲轉悲洪忠文銘其從弟子
文劉後村銘其從弟審淵矧吾與仲親兄弟乎允芳
吾其銘吾同産四人俱以鄉名月鄉爲我日鄉爲君

協卿爲次而後伯父時卿其季也君娶李氏生男三人允芳允蘭允益女三人長適張邦韶次適汪霈小者許嫁張覲國孫文壽君生嘉定壬午得年五十二游衢之卜先塋李媼蓋合祔也墓廬揭以見雲仍君雲屋之號且致狄公之思焉世次德業之懿則有諫議大夫侍讀葉君先君子之銘吾銘仲也有不待書也而銘也有以也銘曰泰嶽之胤是爲伯夷裔孫許封姓實肇茲猗不仕秦遠死孤壘儒濤朱梁柔也南徙烈風義槩凛乎至公豈平輿之淵曰有二龍大火無光帝卬其圯仲死不知後死奚俟游衢之阿有松

有栢憶弟看雲眼枯無力

戴氏母墓銘

月卿逮事王母時時爲言舊家事小子識之我祖有孫女六而鍾愛其二吾與戴氏婦也逐逐魚隊中不知翁何自知之噫今五十年矣吾女兄弟或不存或無以自存僅僅無失墜惟吾二人在異時或可以拜先人地下翁爲知人矣小子識之今又二十年劉日西薄商芹冬枯久矣而戴氏來徵銘嗚呼忍銘之雖然吾大母之言故如此歷歷忍勿銘孺人諱妙柔姓胡氏其君子諱三益歿時子皆幼人爲危之孺人勤

身其間禮師儒饌賓親以閑諸子闢見閭門數百指
柔剛人人惟能得其歡心退無不我足者舅姑垂白
髮堂上竭誠盡孝視夫未歿有加焉迨使男有立女
有歸美哉命奠償爾籩豆曰未亡人懼無以見死者
暮年被末疾誨敕子若孫不衰年七十有二以歿淳
祐三年十有二月六日也七年亦以其月日葬鱗池
之臯四男子伯桂仲梁仲松仲杞二女子嫁將仕郎
李嘉猷進士張端平嘉猷先卒孫男女各九人文豹
文德應庚端孫檑孫華孫邠孫能孫吉孫女在室曾
孫男三人初里之長饒有古君子曰胡公諱選朴厚

而愛人人到于今賢之吾祖妣之祖也處死生裕如類有道者然未甞學佛老固未甞學相人術而風鑑如許吾祖妣賦鄽栢舟孺人亦如之其殁也皆七十二以爲春秋何其甚相似也翁之知人豈庶幾所謂心虛而明者歟因銘戴母并著古君子之事俾不泯

銘曰麟池之臯安以吉銘以明之庶其式

附錄上

臨汝書院講義 出林隱程復心章圖四書

山屋許先生月卿爲江西倉幹時臨汝書院講中庸首章三句謂文公所謂陰陽五行之氣健順五常之理本於漢時鄭氏注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以爲水火木金土氣也仁義禮智信理也而有神之一字貫乎其間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神形而上下之間理不外乎氣氣不外乎理而有神以貫乎理氣之間提挈康成而不悖聖賢之學真能發先儒未發之蘊宜乎爲蕭大山諸公

所敬嘆也

宋履齋吳公帖

潛伏披芳灑亟誦以感以愧墓銘之諭良切不鄙但
潛今又蹈前轍方爾上歸田之請倘得返吾初服恐
可踐約决不敢孤孝子愛親之心也見教諸作暇日
尚湏大嚼雋永亟此具復斐帥併希加亮右謹具呈
八月日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沿海制置大使判
慶元府吳潛劄子

宋矩堂董公帖

槐伏承帥幹正字不我遐棄慇懃問勞併以前書舊

作見示三年千里之別不足以間之也　槐前此雖服
文名實未測其底蘊今觀潛虛發微序引用薪火不
滅明有繼也眞武夢記引用艮萬物之成終始乃知
於已分事不草草爲之加敬他文超出翰墨蹊徑無
待贅言抑區區愛助以爲揭日月而行不如用晦而
明蓋謊來字既云欲出仕而無隨世就公明之才欲
杜門而無養高以自安逸之資是未能遠離人間世
也幸試思之先太夫人挽章義不可辭第自避陰息
影以來未嘗鑽頭入鬧藍勉而爲詩則吾能毋乃以
不情詩者乎若叚秀實之訓則烱然在目其何能忘

承許枉殺心親千里如對訪戴何足効耶槐年來翫
易稍有氷解凍釋處若有可警策者所願聞命草率
皇恐切冀亮之十月旦日槐皇恐上狀

紫源汪公帖

立信存勤華緘倖以儷製禮意渠渠旣感而愧理學
之粹見於講義襟度之清見於高吟謾爲贅半語姑
以荅盛意耳一笑幸甚垂戒薦剡有賢如此而又皇
華賢部使懇懇言之何待申諭頃承意雅深顧那輟
備員所恨剡削之狹不容近舍而遠取遂乖貪賢之
意惟有慊然答酬草草伏幸台亮年月日朝

散郎直敷文閣沿江　副知江州江西安撫提舉屯田汪立信劄子

東澗湯先生書

漢逖跡英發之論忽忽十年雖尺書無可寄之便然懷仰標度則烱烱如一日也去夏承受人忽遞至翰教琅琅累繭極佩眷記之厚時方為江右之行尋而謝病以歸杜門養痾念欲力謝不敏正以未之所托便中洊領妙墨知未督過既以自幸而怠慢之咎則無所容愧也尊年丈抱負甚奇佪翔滋久新除雖未足多賀然倉幕事簡可以優游韜望想不免推枕一起

道山延閣從此皆分内事矣欽佇欽佇漢衰晚多病積負恩華南昌之命尤爲忝越幸假成期亟亟祗拜年侵才乏未知所以報稱於他日也名章俊語洊勤録教每用嘆仰顧潦倒如此難以與於斯文耳前承下喻尤見用情其時蓋未知漢已力辭閫節虚辱盛楕至今有餘愧也偶便拜此以謝連辟之覘既已後時且復簡悦悚怍併深所幾爲器寶加重亟承迅擢副此宿期年生朝奉大夫直華文閣新知隆興府湯漢劄子

須溪劉先生書

會孟前日急走一介追逐拂天之旆不及拜尺紙臨發嘗亹亹謝不敏併以詩筒祝鄭宰馳達想已上汚清矑將次溪口去兵與盛价偕來伏被誨荅層沓累幅波起浪湧皆駭心動目之觀崎嶇風雨中不啻抵掌縱譚之快慰　可知且審西庚上幕之命已從天而下此何足爲山屋賀然公朝嚮用之意於此可覘來教鋭欲牢辭此舉固甚偉第區區陋見竊爲執事且當如栁下惠之不辭小官未可效涑水翁之不拜樞密副使前脩出處要必稱亭適中更惟髙名深思之史倉乃眉人會孟四十年至交名家典刑師事鶴

山於書無所不讀在蜀數持麾節雖兵火顛沛中未嘗一日廢卷作郡時手抄九經中庸大學或問章句只一小册其用功可類推魯公敬之前年署爲元僚力薦於上召爲吏部郎亦有易說進徹一覽茲又得名流以望幕府是亦氣類感召豈偶然哉昨終日行九折畏途憊甚輒留來伻一日方能稟荅終未究所欲言尚存嗣訊伏乞台照江青乃荷轎者故欲其速回乃辱厚犒祇重愧惕耳右謹具申呈正月三日中奉大夫直寶謨閣江東提舉劉會孟劄子

會孟伏荷寵教高文大册何啻如獲拱璧車中盡閱莫非雄膽新奇之作所謂讀之如清風從戶外至令人耳目聰明所以啓發固陋多矣潛虛發微之既畧窺一二雖未甚解而撿討公之用力此書蓋前輩所未及者尚須它日求質疑於山屋庶方於扶衰起痼眞大饒益敢不重拜旅中愧未有少醻盛意也姑此占謝伏乞台照自此更有近作可以下教者只從鄭宰處求便寄示乃佳會孟鄙作眞可覆醬瓿小巫見大巫其敢自呈醜拙耶會孟皇恐肅拜又申禀

詞旨懇切

百官箴援引精博

眞足以動悟君心激昂臣節者韻一段尤前輩所
未及孤陋感發多矣感甚感甚

秋崖方先生書

岳與執事不面者幾年不書者亦幾年矣山塢荒寒
忽奉翰題眞如拱璧大寶之墜吾前也一詩一記開
闔不能釋手斯亦奇矣名其處曰天多許得不太傷
於奇乎蓋執事平生所爲文往往亦坐此岳故嘗以
爲易奇而法昌黎之言也好奇自是文章一病山谷
之言也然則學者將何從秋崖曰奇可也好奇不可
也夫人而好奇也夫人而不能奇也長江大河滔滔

沄沄此豈有意於奇哉而奇在是矣至其絶呂梁衝砥柱則堰而風雷噴薄魚龍悲嘯又有不得而不奇者若夫激溝瀆之礩石而落之為奔放書之為命連不可謂不奇而與夫長江大河之滔滔沄沄忽然而絶呂梁衝砥柱之奇則有間矣

送許允杰序（是篇實為先生天多許記而作故附焉）

往時許太空見予竹西絶洛陽賈生之年耳得其文一通怪怪奇奇坐人盡驚亡何以其怪奇者取巍科怪奇何負於文哉後二十年太空以書介其從子允杰来見讀其編則亦怪怪奇奇問其年則亦僅僅陸

機入洛之歲是何許氏之多英妙而怪奇也予方老
退不得與于斯文見所謂怪怪奇奇則驚　耳固
嘗問太空曰昌黎謂易奇而法文奇可也山谷謂奇
是文章一病文奇可乎法而不奇程衞尉之治簿書
也縱無勝亦無敗奇而不法李將軍之不擊刁斗也
不大勝則大敗矣其曰文章一病非歟若歸盡取六
經以来至於諸子百氏以及稗官小說騷人賦客之
所論著反覆熟之當自見左氏怪奇于春秋莊騷又
怪奇于左氏子雲相如同工異曲者又怪奇于莊騷
愈降而下之則文人相高務為艱澁難字生語棘人

喉吻而以不能句讀爲古則亦陋矣子其毋文勝而理負毋言深而意淺毋論卑而氣弱毋思殆而學罔則怪怪奇奇將又無負于子矣

附録下

宋運幹山屋先生行狀

公諱月卿字太空後字宋士時人稱之曰山屋先生小名千里駒字駒父其先姜姓炎帝神農之世也周武王封伯夷裔孫文叔于許子孫以國爲氏自容城徙冀州高陽北新城遂以高陽爲望秦末許猗隱居不仕雲孫毗爲漢侍中生德汝南太守因官寓家德生據典農校尉據生允魏鎮北將軍少子猛爲幽州刺史猛生式至平原太守式生販晉司徒掾子詢九十世至遠守睢陽唐天寶之亂與張巡死節生二子

玫婺州司馬現袁州刺史其孫儒不義朱梁與
知柔入江南儒生稠仕南唐知柔檢校吏部
承傑檢校國子祭酒番陽明口許氏其後也迨江衢
府君贅歙之婺源遂為縣人於公為遠祖曾祖父諱
安國字献忠祖父琳字元美皆邑之善士考諱大寧
字寧之以學問見知於鶴山先生魏文靖公文靖以
友仁扁其堂是為友仁先生嘉定丙子三月庚辰先
是夕友仁先生夢使者介冑立廳事一羽衣擁嬰兒
授使者使善護之詰旦而公生常言前身道士劉自
明蓋有感也公幼而頴異七歲能屬文友仁先生撫

而訓之曰叚秀實笏擊朱泚顏杲卿面折禄山惟爾
英烈追配古人此高宗皇帝追責李若水辭也小子
識之年十五從介軒先生董公夢程游董公者子朱
子門人正思先生程公之高弟也明年以書學應科
舉居次榜之首公慨然嘆曰是吾學之未至歸而登
邑之崛崛山閉戶讀書益勵志焉端平乙未縣大夫
王埙行鄉飲酒謂公天下奇男子也俾受學文靖公
子魏子公往卒業遂有志當世事功絶江適淮時趙
公葵開閫江北一見驚異羅致幕中既而以軍功補
進武校尉赴江東漕是歳嘉熙庚子也詔罷鵾弁就

舉制遂以試流寓以易學魁江東淳祐癸卯客左史呂午家載試於漕復爲舉首明年試省別院主文中書侍郎韓祥謂公策真天下措置大事者宜置首選邑人太常博士吳遇龍疑其爲公文也避嫌屈置第二將廷對左史言王俠言時事必中請往候之王俠者吳越之俠客也家無擔石之儲而百金可立致復揮之如土先是餘杭失火比及左史氏左史未退朝有爲全其家既而歸之者左史德之未知其人居久之然後知其爲王俠也公造俠俠笑曰子亦來見我乎抑左史之饒舌乎吾視子之才足爲天下先爲子計

者寧逆驪龍之鱗毋拂豺狼之性豺狼蓋指權相史嵩之而言也公怫然而起曰吾寧殿多士專攻上身吾所不爲吾必言天下所不敢言者既而策題有始憂勤終逸樂之問公對言臣聞文武有憂勤而無逸樂進逸樂之説者趙高高拱深居之謀此秦之所繇亡也逸樂無度則君人者失權若太阿之倒持而授人以柄雖欲勿傷焉得而不傷書曰一日二日萬機文王日中昃不遑暇食豈逸樂之謂哉竟以觸時相見抑有旨陞甲賜進士及第授濠州司戶叅軍時徐公元杰與劉漢弼等言權相究死公率三學諸生伏

闕訟之言至激切理宗目以狂士歲丁未及代兼領
本州教授攝知録叅軍呂文德以保康軍承宣使沿
江制置副使知濠州辟公招撫司從事發運司亦聘
入幕至此有勞尋丁亥仁先生憂歸服闋遷臨安府
府學教授陞黜必當士論教上書言事丞相謝方叔
有不才子滴亂朝綱京師目之為小相嘗使招公曰
吾幸讀子之文服子之義久矣子來吾能使吾君相
以史館拾遺之職居子若此者凡十告朔而公不往
時余玠子如孫師蜀貪殘廢法而軍民潰亂公因上
言謂玠無義方死有遺辠乞斬如孫函首謝蜀其所

盜財以給軍士如此則朝廷不失政刑與大臣之子弟專權亂政者必聳然知懼矣書上小相怒諷臺臣擊之因失職諆去丞相免董公槐爲相言之理宗特創員外闕留置京師從事以寵嘉之時丁大全居政府公固辭不就盖公屢上書詆之也寳祐乙夘槐更奏公入江西庾幕尋改幹辦本道提舉常平公事待次六年不就使者史繩祖屢書趣之既至遇富貴黄萬石有獄賂使者左右枉其事公爭之賄以不行於是下不受屈勢家訖無犯法者江右因號公爲鉄符尋攝提舉事政尚廉平多所平反屬郡有獄載逾年

不决者公令郡縣以其獄上皆一旦遣之民以不寃先是南州之俗上元競燈歲郡縣費不可計公謂作無益害有益悉禁止之及古心先生江公之執政也数薦之朝而憾已者當路竟循承直郎幹辦浙西安撫司公事不就時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權倖人主至是屢書起之比至似道憾相見之晚以公試館職與黄鏞偕名公言朝政失人心者三事并誦林實夫所爲餞公序實夫者南州之高士也隱居不仕見似道之專政宋祚之將絶也故其序有曰孔子居上貴寛寛非懈緩縱弛之謂也宰天下者其量要足以容

天下而後可非得廣心彌性之士日相與居必將環視四顧動與物敵且以背戕為能事矣推原其故則亦求賢之誠不至反以自病也今相君汲汲焉求先生如是則如前所慮斷可無矣而區區猶願一言近世一種小夫以娟嫉爲納忠以隔絕爲自獻附耳而啓有同告密畫界而立有似法壇盡絕一世公議於釣陶之外獨以左右便嬖爲腹心耳目察之不審一惑其言則吾之自處日狹志趣日陋常恐諸侯客子之來盻盻然慮其軋己也是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且無足觀積中書二十有四考吾亦何樂於此哉相君

心廣體胖天下擊壤鼓腹矣不然其細已甚民何以堪有如此意皎然甚明發揚蹈厲歷歷爲相君言之非先生誰忠於知己孰大於是考亭夫子有言吾輩有百萬生靈盡在此破漏船上但喚得一副手稍公不致失墜其益非小抑吾言多忤必先生然後能爲吾致之似以道佯唯唯未幾以陳宜中易公召并浙西職罷去公行且嘆曰已矣彼人哉遂去之買田宅於姑蘇既而悉散之曰吾聞河潤九里漸汝百步是將爲解甲休兵之地矣迺步歸故里杜門著書號泉田子游從者屨滿門外當時翕然師尊之始徐公元杰

之遇害也朝廷以京秩官其子直諒仕至顯官次直方不受德祐乙亥起家亟廷至殿院首薦疊山先生謝公爲江東提刑再薦公與劉辰翁皆有將相才宜膺重寄朝廷方議以公開閫東南未幾官軍下新安明年下錢塘公深居一室但書范粲寢所乘車數字於是不言五年矣又如是而卒蓋至元二十二年乙酉歲十一月也享年七十終正寢先一夕畢召家人曰吾將逝矣必殮我以集英殿所賜袍笏庶幾可見先帝于地下又命其壻江愷曰死矣履善甫得其所矣不可復作矣謝君直與予皆不苟合於世者矣是

嘗顧比于予（疊山先生嘗書其門曰要看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卿云）是深知予者也吾死子盍於是而銘我焉翌日夙興盥漱深衣危坐咲語如平日薄暮儼然而化四方之士聞者相吊來臨其喪爲詩文哭之者蓋數郡縣公疎髯王皃秀目豐頫舉止閑雅望之似神仙中人每夕令家僮候月出還報徘徊清嘯竟夜不寐當時謂之再生子瞻其所著述累十餘萬言時時爲人取去其僅存者十二三先是常州教授李夢科刻之毗陵郡庠彭福龍刻之廬陵皆公門人也其刊于家塾者如毗陵本從孫洊復增益於散失之後今其本存焉公家藏

古書亦千餘萬卷一顧率終身不忘嘗與友生游僧舍方曝佚書使生觀之曰法華經也公因記憶嘗觀是經于徑山既三十年矣因背誦之不遺一字其爲詩文未嘗經思如長江大河出入霄漢不可測度也初公深見知於理宗將不次任之爲權臣所沮公於是著百官箴九萬六千餘言比進會理宗棄群臣而尼古心先生見之嘆曰確乎有經世之實人主當置一通于坐右履齋吳公亦言公在熙豐不黨於熙豐在元祐不黨于元祐者也董公槐蔡公抗皆戒公以和平勿過剛公曰大臣宰相以此取士特未之思耳

夫和平以從我豈不和平以從人勿過剛以順我亦豈不能勿過剛以順人靖康士大夫率由此道許某只是一許某決不能枉道以事人也公始受學於董公去事子魏子子魏子爲世儒宗當時登其門者謂之登天公受學有繇學道有得是以身益困而志益堅志益堅而道益明大節卓乎其不渝也夫人安定程氏生二男茂登仕郎薰進武校尉皆早世女五人夫人先公沒晚生二男翼飛女二人母方氏孫男四人文相文晏文侍文任孫女六人曾孫三人以至元二十四年丁亥歲十有一月　葬公於婺源西七

十里之仁洪與程夫人墓相望五里先是愷受公遺命乞銘爲狀未定而疊山先生北行不辱而死矣嗚呼既甃矣日月逾邁事未易成而愷亦垂老於是謹更狀公行將以求文于當世之立言君子名能文於天下者延祐元年十月　日季子飛狀

公牒一

淮西提舉司鄭　牒

撫幹許迪功

伏覩迪功郎濠州司戶參軍差充淮南西路安撫司准備差遣許　孔顏其學韓柳其文奮身儒業而才識疎通着足邊陲而事功慷慨今保舉堪充縣令任使除已具錄奏

聞外須至公文　牒請

照會謹牒

淳祐九年十月　日牒

二

江浙發運司　牒

準遣許迪功

伏覩迪功郎差充淮南西路安撫司準備差遣許

學問該博文辭充贍廷對輸忠權勢不避邊防

贊畫險阻備嘗今保舉堪充文華科除已具錄奏

聞外須至公文　牒請

照會謹牒

淳祐九年十月　日牒

提領戶部財用牒 三

準遣許迪功

伏覩迪功郎差充淮南西路安撫司準備差遣許

文辭卓犖意氣崢嶸早擬高科兼通邊事今保

舉堪充文華科任使除已具錄奏

聞外須至公文 牒請

照會謹牒

淳祐九年十二月 日牒 趙押

事實

郡志

許月卿字太空後字宋士婺源許昌人祖琳輕財好施給興甲寅大飢盡散家之積粟活萬餘人邑大夫嘉之聞於朝旌其閭曰許長者父大寧字寧之有學行所著有雙桂堂藁嘗教月卿曰叚秀實笏擊朱泚顙杲卿面折禄山簡冊有光精爽如在惟爾英烈追配古人此高宗皇帝追貴李若水訓辭也小子識之月卿年十六鄉試冠亞選讀書𡾊峿山中三年業成往師魏文靖公聞六經之要淳祐四年以別院第二人登第廷對專攻史嵩之時徐元杰力攻史史陰殺

之月卿率三學諸生伏闕訟寃理宗嘉其忠而外畏
史則陽曰許月卿狂士也不省除京教言謝相方叔
子干政失職未幾謝亦免後又數上書斥丁貫姦邪
出佐江西漕宋亡衰服深居三年不言門人江愷常
質其故月卿大書范粲寢所乘車事以付之後雖言
常如病狂不可了卒年七十平生讀書五行並下一
覽終身不忘肆意爲文章不可繩墨獨所進百官箴
高古粹容惻然有愛君之心晚號山屋所著有山屋
先天集有書經註及百官箴行於世謝疊山嘗書其
門曰要知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卿可以想見

其人矣子飛字仲鵬所著詩文有小山集

邑志

許月卿字太空以宋亡更字宋士許昌人其父大寧嘗教之讀高宗追貴李若水之訓辭曰小子識之其忠義之教有自來矣年十六領鄉試往師魏鶴山始聞六經之要登進士第授濠州司戶辟呂文煥幕以剛直忤煥煥欲殺之不得而殺其僕時徐元杰爲史嵩之所殺月卿率三學生伏闕訟其寃理宗內嘉月卿而外畏嵩之陽曰許月卿狂士也除京教又言謝方叔之子干政失職謝亦免官因上書斥丁賈奸邪

出佐江西運幹嘗進百官箴以諫及宋亡爲服斬衰而三年不言後常如病狂雖言不可了踰五年卒謝疊山嘗書其門曰要知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卿能令人景慕如此所著有山屋集其墓在卅九都

鄉賢録

許月卿字太空後字宋士人稱之曰山屋先生許昌人幼頴異七歲能屬文年十六鄉試冠亞選讀書嵊山中三年業成往師魏了翁聞六經之要許飛撰月卿行狀云年十五從董夢程游董爲朱子門人程正思之高弟端平乙未縣大夫王瑱俾受學于文靖

公子魏子月卿徃卒業遂有志當世事淳祐四年登
第廷對專攻史嵩之竟以此見抑有旨陞甲賜進士
及第授濠州司戶叅軍時徐元杰與劉漢弼等力攻
史史陰殺之月卿率三學諸生伏闕訟冤理宗嘉其
忠而外畏史則陽曰許月卿狂士也不省歲丁未及
代兼領本州教授攝知録叅軍沿江制置辟月卿招
撫司從事發運司亦聘入幕尋丁父憂免喪遷臨安
府學教授升黜必當士論數上書言事丞相謝方叔
子于政京師目之爲小相甞使招月卿月卿不往時
余玠子如孫帥蜀貪殘廢法月卿因上言乞斬如孫

函首謝蜀小相怒諷臺臣擊之因失戢董槐言之理宗特創員外闕留置京師時丁大全居政府故不就寶祐乙卯槐更奏月卿入江西庾幕尋改幹辦本道提舉常平公事待次六年不就使者史繩祖屢書起之既至遇黄萬石有獄賂使者左右枉其事公爭之賄以不行於是勢家訖無犯法者江右因號公為鐵符尋攝提舉事政尚廉平多所平反江古心執政數薦之朝而憾已者當路竟循丞直郎幹辦浙西安撫司公事不就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權侔人主至是屢書起之試館職與黄鏞偕召月卿言朝政失人心

者三事幷誦南州高士林實夫所爲序以諷似道似道佯唯唯未幾以陳宜中易月卿召併浙西戢罷去志云數上書斥丁賈奸邪出佐江西漕乃步歸故里杜門著書號泉田子宋亡衰服深居五年不言後雖言常如病狂不可了卒年七十月卿平生讀書五行並下一覽終身不忘肆意爲文不可繩墨獨所進百官箴高古粹密惻然有愛君之心所著有山屋先天集百官箴書經註

文獻志

許月卿字宋士婺源許昌人師魏鶴山淳祐四

年進士官止江西運幹號山屋嘗進百官箴以諫宋亡服斬衰不出五年卒所著曰山屋集

南畿志

許月卿婺源人父大寧有學行嘗教月卿曰毀秀實笏擊朱泚顏杲卿面折祿山簡册有光精爽如在惟爾英烈追配古人此高宗追賁李若水詞也小子識之後月卿登第攻擊權貴無少顧忌數上書斥丁賈奸邪出佐江西漕宋亡五年不言雖言亦如病狂卒年七十謝疊山嘗書其門曰要知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卿

請建山屋書院文移

一直隷徽州府婺源縣儒學生員方瓘等呈爲懇崇儒祀請賜祠額以昭風教事宋儒許月卿號山屋幼有大志潜心聖賢之學師事朱子門人董介軒及魏了翁十六歲登科廷對始憂勤終逸樂策問謂進逸樂之說者宰相竊權之具卽觸奸相見抑後伏闕訟徐元杰之寃乞斬小相之首皆言人所不敢言以致直道難容官止運幹退居受徒講明正學著書立言而猶㝱寐不忘君國撰百官箴數萬言以進發詞愷切歸於正心且謂身可殺而愛

君之天不可解使其終於立朝必能鞠躬盡瘁匡
扶宋室惜夫有志未伸宋祚不永衰絰憂服深居
抱憾而卒即其愛君愛國之誠忠直出於天性觀
其經傳著述之精理學得之真傳其生也天子有
狂士之稱士民有鐵符之號其終也謝疊山嘗書
其門云要知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卿文章
道德忠義氣節令人推服如此人至於今稱之凜
然猶有生氣誠大宋之名儒後學之師範也
國朝崇儒重德享祀郡邑鄉賢隆至無闕生等思得
婺源先賢自朱子以後惟胡文峯許山屋二人爲

最山屋之學為文峯所推而忠風義槩尤其所仰慕顧文峯已有祠院奉祀而山屋獨無祠享裔孫許亮欲於本里霞山創祠立塾劃田奉祀以揚前烈蓋非但其一時子孫之私情實萬世人心之公議也今幸逢

督學宗師老大人馮　蘊聖賢誠明之學得濂洛淵源之正主張名教扶持正學正陽德明盛之日諸生慶逢之時也理合具呈伏乞轉申請賜祠額俾得照文峯書院事例子孫奕世奉祀非惟崇奬先賢維持斯道且使天下學者知所激勵效法而賢

者之後不終於泯斯文幸甚世道幸甚爲此合行

具呈須至呈者

嘉靖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生員方璀　汪大倫

吳文光　方邦慶　汪春時等呈

一直隷徽州府婺源縣儒學爲懇崇儒祀請賜祠額

以昭風教事准本學生員方璀　等呈前事云云

本學未敢擅便擬合申禀爲此學司今將前項緣

由申請伏乞照詳施行須至呈者

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教諭劉伯瀚

訓導楊試　項秀　司吏魏萬芝

一直隸嶶州府婺源縣爲懇崇儒祀請賜祠額以昭
風教事准本學生員方璀等呈前事云云准此照
得宋儒許山屋道藝忠節備載誌傳文章著述具
存經典録祀郡邑鄉賢歷有可稽今其裔孫許亮
創專祠以揚前烈生員方璀等呈舉請賜祠額俾
照雲峯書院事例子孫奕世奉祀以勵後學緣係
懇崇儒祀請賜祠額以昭風教事理本縣未敢擅
便擬合申稟為此具呈須至呈者
嘉請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知縣馮綬　涪西
縣丞饒邦㔫　主簿薛固齡　典史晏良佐

司吏葉廷光　典吏潘熙　江有容

一申

提學察院馮天馭　午山

批許山屋忠風義槩炳然與日月爭光操行如此則道德性命之藴可徵已是宜褒崇以匡

世教

一申

本府大府余免學　東臺

批據諸生所呈攷誌傳所紀則許山屋學行之在當時誠可與胡雲峯並駕矣然後學之士

但知有雲峯而不知有山屋豈闡揚之未大
歟宜準雲峯故事爲山屋書院以祀之此繳